



文化批判論壇

三角公園

文化研究報導

文化研究書評

月報首頁

討論群

學會首頁

學會會訊

第五十九期2006年8月25日

三角公園

男孩、女孩：早期療育之外的障礙論述與意識型態

張恆豪，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社會學研究所©版權所有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的紀錄片，最近在商週和一些主流媒體的強力推動下佔據了媒體的一小角。紀錄片的主角祥和珊珊的生命力令人動容，大概沒有人能否認，這是很成功的早療宣導片。

的確，早療是很重要的，不管在觀念上、在制度上都還有很多問題。商週的文字報導也非常精準的分析了台灣的身心障礙支持系統的問題：分配不當、區域失衡、通報失靈、資源浪費，然後又加上國外經驗的論述，和早療的成功經驗和早療可以「節省」後來很多的「開銷」。最後，則是呼籲大家捐款給幾個在台灣社會福利服務界耕耘很久的非營利組織。

無庸置疑，這是一篇很棒的報導。我也完全可以瞭解，在國家失能、完整的支持體系遙不可及的狀況下，以民間社福團體的力量，可能是目前台灣社會條件下最好的選擇。

整個影片和報導直指了一個問題：身心障礙不（只）是醫療的問題，也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問題。

祥和珊珊的例子，都是典型的醫生診斷後，沒有後續的支持系統。醫生很自然的認為，接下來應該就是家長的「責任」，卻沒有發現，這裡面的醫療權力關係：不識字且缺乏經濟資源的家長，根本沒有辦法靠自己已在殘破的社會制度中，找到最適合的「治療」方式。

醫療論述對很多弱勢族群來說，是一連串沒有意義的符碼（阿媽重聽，也聽不懂醫生的診斷）；醫院對很多弱勢族群來說，是走不出去的迷宮（阿媽帶祥和時迷路找不到廁所）。

報導裡提到了「殘補式」的政策、社會支持的缺乏和傳統的文化歧視，但再仔細分析，雖然論述中，對社會支持體系的缺乏，提出無奈的控訴，卻也隱約的以醫療為中心出發，說明早期療育可以「治癒」身心障礙者，節省社會成本為最後結論，然後呼籲大家重視早療。

當然，文本的重點，是推動早療。早療的重要，在這裡沒有必要重複。

然而，早療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早療，也許可以讓輕度的身心障礙者變成「正常人」，讓中重度的身心障礙者有更高的功能。但是在早療之外，報導中整個論述的基本預設是以：身心障礙是可以被醫治的、我們要推動早期療育來節省社會成本、我們要把身心障礙者變「正常」為基調。其中隱含的，「醫療（早療）決定論」是值得討論。

影片提及…因為錯過「黃金早療」，所以祥和可能無法重建某些功能（醫生診斷不樂觀，阿媽心情又沈重了起來…）。這樣的論述，隱含了「醫學、開刀、使正常」是對付「障礙」最重要的方式。姑且不論文中獨尊西醫的診斷，排斥其他治療方法的可能（珊珊的爸爸因「誤信」傳統療法，所以觸犯法律，現在正在服刑…）。雖然傳統療法不一定比西醫的診療好，但是，西醫的診療也並不能保證什麼，誤信西醫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如果再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在文本裡，對西醫的論述也是充滿疑問。比如說，祥和出生時，醫生就說：「你這個小孩沒救了」。如果當初祥和的爸爸「誤信」西醫的診斷，那今天就不會有祥和的故事。我們

其實可以看到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很容易的將自己的個人價值判斷和對診斷之外的社會支持體系的無知，不經意的「加入」自己的「診斷」中。

這樣以醫療為主導的論述，其實是指出一般人不清楚身心障礙支持體系裡「醫療」、「復健」和「社會支持體系」的差別，以及缺乏「接受身心障礙者是社會一份子的觀念」。許多醫生常常只懂醫療診斷，或許對復健有一些概念，卻缺乏對社會支持體系、障礙權利以及多元文化的觀念，甚至常常不經意的複製社會的刻板印象。然後隨口說出「你的小孩沒有救了」、「妳的小孩會是社會的負擔」等歧視性的言語。

其實，早療只是身心障礙政策的一環。早療也許可以幫助身心障礙者的小孩的發展，但是很多時候，身心障礙就是一種無法被「治癒」的狀態。身心障礙者很多時候需要的是一個無障礙的公共空間、去障礙(enabling)的社會支持體系，和一個接納身心障礙者的社區文化環境。

怎麼說呢？

障礙不（只）是一種身心狀態，更是一種社會狀態。

如果身心障礙者享有跟其他公民一樣的權利，他就應該有和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去使用公共空間。對輪椅使用者而言，一個沒有輪椅坡道的公共空間，就是「障礙」的空間；若公共空間都能讓輪椅使用者來去自由，這樣「障礙」對輪椅使用者就不存在。

如果教育是公民的權利，教育體系就要為不同需要的人，提供不同的教學設計。而不是拒絕身心障礙者，或是把身心障礙者通通編成一斑，然後不管，這樣的教育是障礙的。簡而言之，如果公共政策和社會環境兼顧了身心障礙者的需要，很多身體、心裡的障礙就不構成障礙的條件。

以祥祥的例子來說，如果語言的功能不能「治癒」，就要考慮其他的溝通方式，手語、點字板、溝通板…都是可以幫助聲音機能不全或語言障礙的人和世界溝通。就像語言障礙的倡議者的口號：Silence is not without voice—無法發聲的人，不一定就只能沈默。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語言障礙者，都「重建」成可以說話的人，他才可以「發聲」。

把障礙醫療化的危險，其實也是在複製醫療論述對「正常人」的想像。

不可否認西醫的醫療論述有「除魅」(Entzauberung)的功能，解脫傳統上的「天譴迷思」，但是他同時建構一個西方醫療論述裡對所謂「正常身體」的想像。

祥祥的爸爸就提到，「現在走在路上，路上的人會指指點點的說：「你怎麼沒有早一點帶他去看醫生…」」。也就是說：千錯萬錯，以前說是上輩子作錯，現在說是沒有早一點看醫生。

醫生不是萬能的，醫療技術不是解決「障礙」的唯一方法。為什麼就不能接受，這個社會就是會有身心障礙的人？

也就是說：障礙也是也是多元文化的議題。

影片和文字報導中也提到了文化觀念的問題。祥和珊珊都渴望朋友，祥祥在醫院裡其他的小朋友不知道怎麼和他互動。台灣的奶奶會教孫子不要瞪著身心障礙者看，外國的朋友卻會試著把身心障礙者當一般人一樣打招呼。

從早療的醫療論述到日常生活裡的互動，其實顯示的就是台灣社會文化裡缺乏將身心障礙只當作「正常人」一樣對待的文化習慣。在「健全身體能力主義」(able-bodyism)的意識型態裡，身心障礙者不是需要被醫治的，就是需要被救濟的對象。然後以一個人的身心障礙狀態，直接否定他/她的能力和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的社會需要進一步去思考與接受的是：身心障礙者也是人，身心上的障礙只是他們和其他人不同的一部份。在障礙之外，身心障礙者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分隔這兩個世界的原因，不僅來自經濟和社會制度，更是文化和心理層面的「他者化」。身心障礙者不是大象、也非機器，他們其實可以是我們的「普通朋友」¹。

註釋：

1. 普通朋友一詞的概念引用自「我的普通朋友」，是公視拍的一系列關於身心障礙者的融合 (inclusion) 入社區的紀錄片，值得一看。【[回本文](#)】

主編：[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若欲訂閱，請註明姓名及電子郵件地址，寄至 csa_tw@yahoo.com.tw